

# 为光明而战

## 上讲台就是上战场

□何哲 杜石 蒋崇堯

测试数据已发送! 发控系统收到1号指令! 充电机柜指示灯闪亮 近日,火箭军某团训练大棚内,教研室主任陈焕福正指挥岗新兵进行一场全流程实操作演练。谁也想不到,这个在讲台上从容不迫、口若悬河的讲师,曾饱受先天性口吃的困扰。

2010年,陈焕福因为理论成绩优异当上了团里的实习教员,可没过多久,时任教研室主任张自淼就为陈焕福说话不连贯、不顺畅的问题苦恼不已:“这怎么上得了课?”

“严重口吃成了教学工作的拦路虎,可生性好强的陈焕福并没有被打倒,为了讲好《整流电路》这节课,他把授课内容写下来,背稿稿背到深夜1点。两周后,1.2万字的讲稿他背得滚瓜烂熟,连需要注意语音、语调的地方都标注出来,经过这样的‘魔鬼训练’,他的授课表现让不少教员刮目相看,由此陈焕福正式登上讲台。

作为一名教员,能流利、生动地授课只是第一步。一次课上,有学员提出了一个专业问题,陈焕福一下子卡了壳,虽然临时应对表示课后再交流,但免不了当场红了脸,这也让他更深刻明白,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的道理。

课后,陈焕福主动向老教员请教教学方法,然后再编撰教案。他还常常到学员宿舍调研,了解他们的学习需求,晚上就抱着教材仔细研究,设计教学内容,装备参数搞不懂就缠着技术大拿问,装备库房总能见到他忙碌的身影。他还多次深入一线调研论证,带领团队探索试训、专业理论学习贯穿全程、递进式实战化训练等新训法。

渐渐地,陈焕福感受到了学员们对他由衷的尊敬,官兵们称赞他是“全团最能干的育人才兵”,第一次参加教学比武他就夺得了第一名。

2012年年初,年度预晋中军官培训正在进行,一名学员的特殊情况引起了他的注意。这名学员叫王金保,是一名驾驶技术娴熟的大车司机,王金保深爱军工人这个职业,但因为只有初中文化水平,学习基础比较差,他很担心自己不能顺利结业而不得不退役。

了解到王金保的情况,陈焕福仿佛看到了当初深受口吃折磨的自己,他也很想参加培训的100多名学员里,和王金保一样学习基础差的战士还有几个。于是,他在课间和大家聊天时,详细讲述了自己的成长故事,不少学员听后深受鼓舞,培训班里课后加学红蓝对抗演训任务,部队在野外帐篷宿营,不到晚上8点就熄灯了,为了将理论学习与操作实践有效结合起来,他白天认真跟踪跟训,晚上打着手电学习专业原理、跑电路图、剖析测试故障。每次去演训一线调研,他总要随身带上一个笔记本,学到的新方法记录下来,有空了就拿出来琢磨。

从演训一线回来,陈焕福又忙着培养岗新兵,面对零基础的新兵,他手把手教操作方法、讲装备原理,带领团队探索“管教一体”培训模式等新训法,有效缩短了新战士与装备的磨合期。

为了紧贴部队需求、新兵实际和实战实训,缩短学员成才周期,他多次深入导弹旅基层一线调研论证,摸清训练短板问题,带领教员团队集智攻关,先后组织编写了120册专业理论教材和132份优质课件教案。同时,探索试训先操作体验后深化理论学习等新训法,训练质效逐年提升。因教学工作成绩突出,陈焕福先后被评为原第二炮兵优秀教员、最美军人家庭,并荣立个人二等功,被推选为代表参加火箭军第一次党代会。

入职11年,陈焕福一直朝着专业组训的“塔尖”前进,从一名国防生不断成长为火箭军的一名高级讲师。他说:“站在三尺讲台上和训练场上传道授业解惑,看到学员们专注聆听的表情,能为部队战斗力提升贡献一份力量,就是我最开心的事。”

2010年,火箭军某团训练大棚内,教研室主任陈焕福正指挥岗新兵进行一场全流程实操作演练。谁也想不到,这个在讲台上从容不迫、口若悬河的讲师,曾饱受先天性口吃的困扰。

2010年,陈焕福因为理论成绩优异当上了团里的实习教员,可没过多久,时任教研室主任张自淼就为陈焕福说话不连贯、不顺畅的问题苦恼不已:“这怎么上得了课?”

“严重口吃成了教学工作的拦路虎,可生性好强的陈焕福并没有被打倒,为了讲好《整流电路》这节课,他把授课内容写下来,背稿稿背到深夜1点。两周后,1.2万字的讲稿他背得滚瓜烂熟,连需要注意语音、语调的地方都标注出来,经过这样的‘魔鬼训练’,他的授课表现让不少教员刮目相看,由此陈焕福正式登上讲台。

作为一名教员,能流利、生动地授课只是第一步。一次课上,有学员提出了一个专业问题,陈焕福一下子卡了壳,虽然临时应对表示课后再交流,但免不了当场红了脸,这也让他更深刻明白,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的道理。



2021年9月,眼科医学部主任李朝辉带队在四川阿坝执行“健康快车”光明行任务。图为李朝辉正在做手术。

朝辉还带领学部战友们研究武器装备,特别是针对激光武器,在预防光损伤方面进行了大量模拟实验。

眼眶病外科负责人杨新吉试图让手术台上战场。日常诊疗中,他发现不少官兵,因在训练演习中跌打磕碰导致眼眶骨折,不得不撤出一线后送救治。如何避免后送、缩短救治时间,成为杨新吉带来研究的首要目标。

根据诊疗经验,杨新吉知道战创伤、训练伤的骨折情况复杂多样,每一种骨折需要的修复材料不尽相同,战场情况千变万化,想要靠现成的材料匹配救治,就不得不依赖大型诊室。

几番对比研究后,他将目光看向了3D打印机,想要什么就自己做,像随时随地带了一个诊室出行。杨新吉解释说,使用3D打印机,可以让学生在现场直接对伤员进行扫描,打印出型号适合的修复材料,以最快速度就地开展救治。

换句话说,就是把手术台前移到最前线。医生去找伤员,而不是伤员来找医生。杨新吉说,战场在哪里,我们就在哪里。

侯豹可也接诊了不少战创伤患者。治疗得多了,他有时会说,为什么不能在受伤前就杜绝这种可能性呢。

战创伤的预防是侯豹可近年主攻的课题。为此,他成立了一个调研课题组,专门研究部队眼科的流行病学。他联系了21家部队医院,带领调研组跑遍全国,找到了1400多个案例,一一对病人进行随访调研。

针对不同军兵种,侯豹可将各种疾病进行了整理分类,并寻找相对应的预防措施与方法。他带队编写了一套防护手册,每次巡诊都要带上,对一线官兵进行详细宣讲。

今年9月8日至18日,李朝辉率队参加了国家扶贫攻坚战“三区三州”光明行第二站,来到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为偏远贫困地区的老百姓免费手术。在海拔3500米以上的高原地区,李朝辉和战友们完成了201例手术,无一失败。

出发前,李朝辉派出了一支先遣队,提前抵达当地考察环境。在传回来的照片中,李朝辉注意到不少老人都拄着拐杖,佝偻着腰,经调查得知,这是当地一种特有的大骨节病,不少老人都患有此病。

腰骨无法挺直意味着患者无法平躺进行手术,这是李朝辉从未遇到的难题。他紧急召集医疗队进行商讨,设计了七套手术方案,最终决定用塑料泡沫制作靠垫,手术时为老年患者固定好身体。

沟通上的难题则依靠当地藏族护士解决。起初,每次进行手术,李朝辉的身边都要跟着一名当地护士做翻译。后来他带领医疗队自学藏语,临走前,已经可以和当地居民进行简单的对话。

来到高海拔地区巡诊,高原反应难以避免。医疗队员们忍受着缺氧的不适,但只要到了手术台,他们立马就忘记了头疼、胸闷,用李朝辉的话说,眼里只有救治病人,再无暇顾及其他了。

守好战友安全的同时,眼科医学部的医疗“航迹”也在不断向更远、更偏的地方延伸,为更多人送去光明。

今年9月8日至18日,李朝辉率队参加了国家扶贫攻坚战“三区三州”光明行第二站,来到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为偏远贫困地区的老百姓免费手术。在海拔3500米以上的高原地区,李朝辉和战友们完成了201例手术,无一失败。

出发前,李朝辉派出了一支先遣队,提前抵达当地考察环境。在传回来的照片中,李朝辉注意到不少老人都拄着拐杖,佝偻着腰,经调查得知,这是当地一种特有的大骨节病,不少老人都患有此病。

腰骨无法挺直意味着患者无法平躺进行手术,这是李朝辉从未遇到的难题。他紧急召集医疗队进行商讨,设计了七套手术方案,最终决定用塑料泡沫制作靠垫,手术时为老年患者固定好身体。

方,又针对每一种术中可能出现的突发情况,一一做出详细预案。

第二天深夜1点,在紧锣密鼓的准备后,手术迅速展开了。侯豹可主刀,为患者进行急诊眼球探查、玻璃体切割术。平时1个小时就能完成的手术,这一次足足做了5个多小时。早上6点多,侯豹可终于顺利取出了藏在患者眼球中的一块2mm×3mm铜质异物,保住了患者的视力。

后来,这一病例被拿到学部病例讨论会上供大家探讨学习,侯豹可也通过屏幕与战友们分享了全国首例的经验。在他看来,医学就像打仗,必须敢于攻克难关,勇于占领高峰,要永远向前冲。

除了每周二的病例讨论,每周四的线上查房也是学部集体“攻克难关”的时刻。这时,各中心眼科会将手头的复杂病例汇总到一起,专家们线上会诊,大家共同研讨,形成下一步的最佳诊疗方案。

王大江感觉到,学部正在形成一股积极进取的战斗精神,“不管从医多少年,当你做了一台别人做不了的手术,看好了一个四处求医都没治好的患者,那种成就感和幸福感是无可替代的。他说,为了这一刻,你愿意永远向前冲锋。”

### 军医向战而行

前不久,眼科医学部副主任陶海团队研发的项目“改良人工鼻泪管及分体式人工泪管”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中国专利优秀奖,全军共4家单位获奖,也是联勤保障部队唯一获奖项目,这是陶海团队继获北京市转化医学创新大赛一等奖后获得的又一国家级奖励。

大多数时候,眼科医学部的医护人员首先要做的是保障战场上的战友们向前冲锋。

科学研究表明,人体感知接收的信息中80%以上来自眼睛。在医学部主任李朝辉看来,战场上一名战士视力受损,不但意味着他将失去战斗力,同时还需要另一位战友对其进行引导,即损失两个人的战斗力。

为此,学部将战创伤的课题研究放在了科研首位,每年组织医护人员对偏远地区部队进行巡诊、会诊。李朝辉鼓励大家在日常诊疗中积累战场经验,烧伤、炸伤等病例都要时常总结复盘,以备不时之需。

军人一切为了打赢,军医也是一样。李朝辉说,到了战场上,我们就是战友们的最后一道防线,必须时刻准备着。

去年,李朝辉治疗了一位在维和战场受伤的战士。小战士是在巡逻途中划伤了眼睛,伤情严重。得知这一消息后,李朝辉第一时间与前方连线,远程会诊后,李朝辉判断必须进行手术。

他在线上指挥随队医生进行了简易包扎,随后立刻准备手术。30多个小时的航程后,小战士被送回国,等候多时的李朝辉立即对其展开救治,成功保住了他的视力。

手术后,小战士返回维和一线。完成任务回国后,他特意来到眼科医学部,向李朝辉郑重敬了一个军礼,以表谢意。

事实上,我们的手术台远离战场并不遥远,军医要向战而行。李朝辉说。为了进一步熟悉战场环境,更高效地治疗战创伤,李

### 最美退役军人

# 从军装到工装

话,在这位老兵看来,电力维护与在部队训练没什么两样,都是要一步一个脚印走来了,把本事练到家。

然而在23年前,刚刚离开部队的龙福刚对电力领域一窍不通,是个不折不扣的门外汉。步兵出身的龙福刚突然要与电路、导线打交道,让他一度心灰意冷。

由于当时条件有限,龙福刚能够接触到的电力理论书籍不多,为了尽快熟悉专业,他准备了一个笔记本,每次跟着师傅外出巡线时,遇到不懂的地方就随手记下来,等到空闲时再去一一请教。

爬铁塔也曾是龙福刚的一个坎儿。常见的电线铁塔高30米,检修时必须徒手爬上去,在高空进行作业。龙福刚记得第一次巡线时,师傅让他感受一下,这名年轻力壮的小伙子足足爬了近半个小时,到达最高处时腿脚发软,紧紧抱着铁塔一动不敢动。

恐高的经历让龙福刚觉得丢脸,一个军人怎么能害怕呢。随后他花了近两个月时间,每天休息时拉上同事或老师傅,找单位附近的铁塔练习攀登。脚架的棱角卡在软底工作鞋上,很快就将脚掌磨得生疼,龙福刚却咬牙忍着不肯下来。后来,一座高压电线铁塔,龙福刚只要几分钟就能爬到底。

如今,登高爬低对龙福刚来说已是家常便饭。在他带头负责的1467公里输电线路区域内,4984基杆塔的地形地貌他都了然于胸。

几乎每个月,龙福刚都要带队巡检一次重要线路,一去就是一整天。巡线路程最长的一次,他从早上7点走到晚上8点,兜里装满干粮,因为进了山里就出不来了,一直要巡完为止。

山中丛林茂密,柴刀是巡线的必备物品,以便在密林间砍出一条路来。大多数时候,龙福刚会走在最前面,一边带头开路,一边提醒身后的队友注意安全。

毒蛇和蚂蜂是这条路上最大的威胁。龙福刚的一名同事曾在巡线途中被蚂蜂咬伤,伤势很重住了院,他的师傅也被毒蛇咬过,好在毒性不深,捡回一命。

最危险的一次,龙福刚在铁塔下遇见了一条眼镜王蛇。蛇身足有碗口粗。龙福刚与它对峙了七八分钟,终于将毒蛇磨回了洞中,随后龙福刚硬着头皮爬上铁塔检修。

从那以后,龙福刚要求所有巡线人员必须携带绷带、创可贴等急救药品,登山拐杖也要带上,为了打蛇,至少遇到危险能自保。

巡线安全是小事,必须做好万全准备。每次出发前,龙福刚都要提前一天检查装备,并在当晚一一给班组打电话,提醒早点休息储存体力。遇到谁家有事,或心情不佳,龙福刚都要将其劝返,带着情绪出任务,精力不集中,很容易出差错,不如不去。

23年间,龙福刚带领班员开展了500余次高压输电线路带电检修,巡线路程超过30万公里,连续8400余天带电作业零差错、零事故。

工作久了,龙福刚便开始思考,如何能让作业更快更安全,效率高一点。他试着自己琢磨改进装备,设计工作涉及力学、材料学,龙福刚不懂,就找来教材从头学起。

防滑防脱脚扣是龙福刚的众多发明之一,它的诞生源于周志波遇到的一次小事。有一次实操训练中,周志波在登杆时脚扣突然脱落,整个人不得已悬挂在半空,直到脚扣被重新吊上去才能继续攀爬。

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 郑天然 通讯员 罗国金 郑楠

11月下旬的一个下午,分散在解放军总医院8个医学中心的眼科医学部医护人员通过一根网线,再次“汇聚一堂”。这是学部成立以来每周一次的线上病例讨论,数个疑难病症通过屏幕得以共享,会后,几套手术方案顺利敲定。

去年6月,解放军总医院眼科医学部在第三医学中心正式挂牌成立。眼科主任王大江还记得刚开张时的情景,140张病床空着大半。如今随着医学部攻克道道难关,一例例复杂手术圆满完成,名头越来越响,慕名而来的患者让医学部385张床位显得非常紧张。

不同于其他学科,眼科诊治讲究精细,手术以微米计算。医学部主任李朝辉要求学部医生能够两手“左右开弓而不抖”,王大江说,眼科大夫是一群在方寸之间寻找光明的人,我们为光明而战。

### 医学就像打仗,要永远向前冲

眼科医学部是在解放军总医院8个医学中心原有眼科基础上组建而成。医学部的成立,让做了40多年眼科医生的学部学术委员会主任黄一飞有一个明显感受:现在是“联合作战”了。

过去各成一家,彼此之间转诊、会诊都要经过一定流程。如今在同一个学部内可以无缝衔接,怎样方便尽快救治病人就怎么来,大大提高了效率。黄一飞打比方说,如果以前各中心好像独立的战盟,现在就像是一支舰队,彼此互相保驾护航,战斗力大大增强了。

神经眼科副主任徐全刚对此感触最深。由于专业覆盖视神经炎、甲状腺相关眼病等复杂病例,诊疗中,神经眼科往往要和其他眼科专业联合会诊,有时甚至包括耳鼻喉科、放射科等非眼科专业。

徐全刚记得,过去一位患有复杂神经眼科疾病的患者看病,往往需要跑几家医院,看好几个科室,时间都花在了路上。如今学部成立,转诊会诊有时只需一个电话,把时间完全用在治疗上,集中力量打硬仗。

今年夏天,眼科医学部就打了一场“联合作战”的硬仗。那是一位从耳鼻喉科转诊来的病人,30多岁的小伙子在做核磁共振检查中突然右眼失明。事发突然,耳鼻喉科医生将病人紧急转诊至眼科医学部,学部眼科眼底病组立刻联合放射科、耳鼻喉科等多个学科专家进行会诊,检查病因、讨论治疗方案。

眼科副主任侯豹可是这次治疗的主刀医生。检查中,他发现病人眼中有一块幼年外伤时遗留下的异物,过去因体积小没能发现。如今受磁场吸引,异物发生位移,划伤了视网膜。侯豹可判断,必须立即进行手术,否则病人将有失明的危险。

此类手术太过罕见,国内还没有人做过类似手术,侯豹可查不到病例作参考,只能“摸黑前进”。为此,他准备了四五套手术

### 最美退役军人

# 从军装到工装

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 郑天然

离开部队23年,退役老兵龙福刚一直在做一件事:保障输电线路的安全。

他是如今南方电网公司贵州兴义供电局输电所五班班长,是电网一级技能专家,局里出了名的“大拿”。他拥有17项国家专利,为国家减少电量损失2.3亿度。用他的徒弟、南方电网公司贵州兴义普安供电局江西坡供电所副所长周志波的话说,他是个“电霸”的人。

荣誉的背后是他过人的精湛技艺,跟着他好像有学不完的东西。周志波说。在他看来,师傅龙福刚之所以能取得今天的成就,源于他身上抹不去的军人作风,要么不做,要做就做到最好。

周志波清楚地记得自己入职供电局的第二年夏季,龙福刚带他和几名年轻同事参加上级单位组织的云桂黔三省输电线路专业技能竞赛。比赛场地在广西百色,提前一个月,龙福刚就带着周志波几个人开展了赛前集训。

往常,实操训练大多在上午凉爽时进行,中午气温很高就午休。但那段时间,龙福刚要求参赛小队上午在室内复习理论知识,午饭过后再到室外,顶着烈日练习实操。

每次训练过后,周志波和队友们的衣服总会被打汗水浸透。他们不理解,曾一起偷偷地埋怨,师傅这不是折磨我们吗。

直到比赛开始,周志波才理解了龙福刚的良苦用心。夏季的百色室外温度接近40摄氏度,高温酷暑中,其他参赛队很多队员体力不支,周志波小队却对此习以为常。他们迅速开展作业,有条不紊地进行,最终顺利完成比赛,周志波还在一项个人比赛中拿到第一名的好成绩。

日常工作就像备战打仗,平时多流汗,战时才能少流血。这是龙福刚常说的一句

话,在这位老兵看来,电力维护与在部队训练没什么两样,都是要一步一个脚印走来了,把本事练到家。